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二十二回 晨起望群雄設計 洞庭湖二友觀山

詩曰：善處家庭善自全，從來惟有舜為然。
屢遭奇變終無禍，半賴宮中女聖賢。

古來處家庭之變者，莫如舜；善處家之變者，亦莫如舜。舜有個異母兄弟叫象，脾氣驕傲無比，多次要害舜，舜卻終無禍患，並且使父子兄弟終歸和睦。舜固是生來的孝友，也是半賴內助之賢，仗著二妃常常指告。後來帝舜南巡，二妃從之。舜崩，葬於蒼梧之野，二妃哭泣不止，淚點滴在竹上，遂成斑竹。就此三日不食，沉江而死，即葬在湘江之旁，為湘江神靈，管著湘江水府。二妃乃是帝堯之二女，一個叫娥皇，為湘君；一個叫女英，為湘夫人。給他在山上立了一個廟宇，四時大祭。後人就叫此山為君山，廟叫作湘君廟。故此將他的典故引來，述說一遍：昔唐堯在位之時，天下大治。因見其子丹朱為人不肖，不可君臨天下，以治萬民，因命臣子四處訪求賢人，以傳大位。訪求多時，四岳乃奏道：「臣等細細訪求，今得一人，其名曰舜，頗有聖德，可以佐理天下。」堯問道：「舜乃何人？汝等何以見他有德？」四岳回答：「凡人能治國者，必先能齊家。這舜乃歷山農夫，常耕於野。他的父親叫作瞽瞍，為人最是愚頑。他的母親又最蠢。他的兄弟叫作象，又最傲慢。一家人皆不知道理。因見舜仁以存心，義以行事，且舉動必以禮，言語必以正，故父母皆不喜歡他，惟溺愛於象。故家中凡有勤勞之事，皆叫他去，象則聽其嬉游。這舜毫不動心，事父母則惟知盡孝，待兄弟則惟知友愛。任父母百般折磨，他只逆來順受。所以臣等見他有德。」

堯聽了肅然起敬，道：「舜能如此，誠為難得。但不知可有妻子沒有？」四岳對道：「因父母不愛，尚是有鰥在下。」堯喜道：「如此卻好。吾想人誰不孝，每每孝衰於妻子。他既無妻，朕有二女，朕甚愛之，要他出類拔萃，作個娥中之皇，女中之英，故長女取名娥皇，次女取名女英。二人德性頗賢，朕不配與凡流。今舜既孝弟如此，朕就將二女同嫁於他。一來使二女得嫁賢人，有所仰望終身；二來就可試他待父母如何；又可看他有了二女，又待父母何如，便可知他的才德了。」四岳道：「聖帝之言，最為有理。」堯說：「既是有理，就可舉行。」

四岳領命，就使人到歷山與舜說知此事。瞽瞍聽了大驚道：「呸！匹夫，怎敢娶天子宮壺中的淑女？」就叫舜去辭。舜因說道：「天子之命，猶天也，欽承猶懼不恭，誰人敢辭？況娶妻乃嗣續大事，天子之女不娶，更娶何人？」瞽瞍道：「若不辭，娶了家來，他倚著天子貴女，將公婆也要管著，卻將奈何？」舜道：「聖王淑女既肯下嫁，焉能驕傲。既知夫婦之禮，必無上凌之事。」遂承命不辭。四岳報堯帝，堯帝大喜，遂與娥皇、女英說知。到臨行又再三囑咐道：「欽哉，必敬！必戒！」二女領命，遂由河直下降到滄水，與大舜為配。

二女果賢。自歸舜之後，上事公姑，克盡婦道，全無一毫驕貴之氣。無妻之間情意和諧，甚是相得。舜雖仍舊耕田，到了此時貴為天子之婿，卻家有倉廩，野有牛羊，室懸琴瑟，壁倚干戈，朝夕間幽閒靜好。象看在眼裡，便心懷妒忌，因與父母商量，要謀害舜，道：「若能害了兄舜，我只要他的干戈、琴瑟，並教二嫂收拾牀鋪足矣。其間倉廩牛羊，盡歸父母。」瞽瞍道：「若要害他，他又孝順，怎好明明殺他？只好喚他來飲酒，將他灌醉，便好動手。」象喜，因治下醇酒，傳父母之命，叫舜來飲。舜聞命，知其蓄意不善，因告二女，二女道：「父母命飲，安敢不往？妾有藥一丸，秘含於口，雖飲千杯，不至沉醉。」舜受藥而往。父母命飲，舜飲一朝。父母問：「醉乎？」舜曰：「不醉。」又飲一晝。父母問：「醉乎？」舜曰：「不醉。」又飲一夕。父母問：「醉乎？」舜曰：「不醉。」父母以為奇，因放之還。

復與象算計道：「酒不能醉，後面廩屋最高，上多缺漏，明日叫他上去塗蓋，汝在下面撒階梯，舉火焚燒，彼自不能逃死。」象又大喜，又傳父母之命，叫他去完廩。舜聞命，知其來意不善，又告二女。二女道：「父母命完廩，安敢不往？」因取一斗笠，叫舜戴在頭上，以為遮日之具。舜因戴笠而往。升到廩屋頂上，方塗蓋將完，忽下面火發，將廩屋燒著。舜急欲下來，而升廩之階梯已為象移去。正無可奈何，忽聞二女在廩下作歌道：鳥之飛兮，翼之力，人而不飛，為無羽翼。為無羽翼，何殊乎斗笠？

大舜聽見，忽然有悟，因除下斗笠，平抱在懷中，湧身往下一跳。原來斗笠張開，鼓滿了風氣，便將身子都帶住了，竟悠悠揚揚落在地下，毫無損傷。

象看見甚是不悅，報知父母道：「舜已將焚，卻被二嫂在下面作歌，叫他除下斗笠做翅飛下，故未燒死。」瞽瞍聽了大怒，因又尋思道：「廩上可以飛下，前面老井最深，明日用繩係他下去淘井，待他下去，你可將繩取去，任二女有智計，也救他不出。」象聽了大喜，又傳父母之命，叫他去淘井。舜聞命，知其來意不善，又告知二女。二女道：「父母命淘井，安敢不往？」因取一柄短錘，並數口長釘，叫他藏在腰間，為淘井之用。

舜因藏釘而往。到了井邊，用繩繫了下去，剛係下去，象就收了繩子，去報父母矣。二女在上面看見，因撫井作歌道：滑滑深深，雖無路。寸鐵分層，便可容步。入穴昇天，神就之度。

大舜在井中聽了，又忽有悟，因腰間取出釘錘，下釘一個立腳，上釘一個攀手，一步步釘了上來。二女接著，忙忙逃了回宮。象收了繩子，去報父母道：「今日功成矣。」瞽瞍道：「舜雖在井，卻未曾死。」

象道：「這個不難。」因復到井邊，用土將井口填滿。象大喜，遂走入舜宮，要來占他的宮中所有。及走在舜宮，忽看見舜坐擁著娥皇、女英二妃，在那裡鼓琴作樂，吃了一驚，又甚覺無趣，心中口口忸怩，進不是，退不是。大舜看見，忙歡歡喜喜迎他坐下，道：「賢弟何來？」象此時沒法，只得說道：「因鬱陶思君爾。」舜聽見說個「思君」，便大喜不勝道：「感吾弟友愛之情，直至如此。」因命二妃出酒食款之，盡歡方送他別去。象歸，報知父母，以為舜有神助，便再也不敢設謀陷害於他。

堯見舜有許多聖德事跡，又見二女相安，心下大喜，遂與四岳商量，竟將天子之位讓他坐了。舜知堯帝倦勤是實意，遂受之不辭。既為天子，因立娥皇為後，女英為妃，封象於有庠，盡孝以事瞽瞍。舜見天下已為唐堯治得雍熙於變，口分太平，不敢更作聰明，每日只恭己無為，完了朝政，就在宮中被袵衣鼓琴以為樂。二女裸侍於旁，口分恭敬和悅，深得舜心。舜凡有所行，皆謀於二女。二女聰明貞仁，所言所行，皆合禮道，並無偏私妒刻。後舜巡方死於蒼梧，二妃不能從，望而痛哭，亦死於江湖之間，世因號為湘君。古今頌賢后妃，盡以二妃為首。

閒言少敘，書歸正傳。且說智化與蔣爺議論救展南俠之事，水路不能進去，怕人家多有防備。由旱路進去，一者為救展南俠，二則君山是大宋個大患，智爺的主意是先把君山破了，以後再定襄陽。就將這個主意與蔣爺一商議，蔣爺說：「這個主意固然是好，怎麼進去法？」智爺用手一指北俠說：「我同他。我們兩個人詐降，只要哄信鍾太保，豈不把展老爺救出來了？」蔣爺搖著頭說：「不容易呀，不容易！」智爺說：「易固然是不易，除了這個主意，別無方法。憑著我這一張嘴，憑著歐陽哥哥這一口刀，倘若被人識破機關，打裡往外一殺，讓丁二弟往裡一殺，憑著咱們的寶刀與寶劍，縱然萬馬千軍，也攔擋不住。此計如何？」蔣爺說：「我們都外頭聽信，倘有凶信，我們大眾一齊都殺將進去。」智爺說：「不用。你同三哥將古瓷壇送上院衙去，你然後上五柳溝，總得要將柳青請來才好呢。」蔣爺說：「據我看來，有他也不多，沒他也不少。」智爺說：「倒不用他人，用他雞鳴五鼓返魂香要緊。」蔣爺說：「不難，這件事全在我的身上，橫豎準有這個人就是了。」智爺又對北俠說：「歐陽哥哥，方才這些話，你可聽見沒有？」北俠道：「我俱已聽見了。」智爺說：「你老人家可願意？」北俠說：「為朋友萬死不辭，焉有不願意的？既然這樣，咱們就一言為定。吉凶禍福，憑命由天。」說畢，蔣四爺同徐三爺送古瓷壇往上院衙去了。一路無話。

到了上院衙，也不用官人回稟，二人自己進去，見了盧大爺與韓二爺，連忙的將口袋放下，兩個人與大爺、二爺行禮。大爺問被捉的情形。三爺就將怎麼被捉，怎麼出來的話，細說了一遍。大爺一聞此言，原來展南俠還在寨內幽囚著呢，說道：「可別不管

人家呀！」蔣爺說：「主意已然定好了。這就是老五的骨罐，現在這裡。」盧、韓二義士放聲大哭。公孫先生出來打聽，也就哭了一番。有蔣四爺勸解，然後將骨罐壇請到裡面，面見大人。大人一見，慟倒在地，哭的是死去活來，連主管也哭了個不了。大眾好不容易才將大人勸住。大人吩咐將古瓷壇放在大人的臥寢，每遇大人早晚吃茶、吃酒、用飯，必要在古瓷壇前邊供獻供獻，並且早晚間還要燒錢化紙。若論朋友之交，也就是了；就是親胞兄弟，還怕不能如此。大人見了古瓷壇之後，與先生商議：「五老爺雖死，王爺尚未拿獲，這個折本先不必入都。」先生說：「正當如此。」蔣爺又把定君山救南俠的事，回稟了大人一回。大人說：「但憑你們諸位辦理就是了。」

蔣爺告辭出來，見了三位哥哥說：「我上五柳溝去了，早晚之時，你們可要多加小心才好。」盧爺說：「上院衙的事，你不用管，自有我們幾個人料理。你們要有用人之處，我們再往那裡撥人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們在此，我走了。」蔣爺出上院衙，奔五柳溝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晨起望眾人，惟有智化躊躇了兩日，這才把這一個詐降的主意拿好，就將路爺請將過來，問道：「咱們這裡可以找一隻小船，撐船的可要面生之人，又是得咱們自己人才行，不然不好說私話。」路彬說：「有。我有個親戚，離此四□里，終日在渡口撐船。此人姓王，名叫王順，他要到了這裡，並沒人認的。若把他找來，有什麼私話皆都可說。」智爺說：「既有此人，就煩路大爺將他請來。」路爺點頭，立刻就叫魯英請王大哥去。魯爺點頭，就此起身。

到了次日早晨方到。路爺帶了那人，與大家見禮。智爺一看王順，三□多歲，穿了一身藍布的衣服，白襪青鞋，黑黃的臉面，細條身材，很透著機靈。智爺一看準行，說：「王大爺，我教的你幾句話，你可說的上來？」王順說：「你老人家可別稱呼我大爺大爺的呀！我叫王順，你要教的我什麼言語，我全行，還不用你費事，教什麼會什麼，可就是不能生發。」智爺說：「那就行了。」就把設計詐降君山、怎麼救展老爺的話，說了一遍，說：「你明天撐著船，去送我們去。我們要是上了山，倘有嘍兵下來問你怎麼僱的船，你可把我這話記住了，你就說我們僱了一年的船。若問你上那去，你告訴沒準。」王順說：「世間那有那樣事情？撒謊可要圓全。小人我可是多說。」智爺笑道：「你別管他，若問你的時節，你再說。」王順說：「他要問我僱這一年的船，可上那裡去，我怎麼回答？」智爺說：「他若問你這一年哪，你就說：『他們僱這一年的船，為的是遊山望景，那裡有好山水，就往那裡去。若見名山勝境，也許住一年半載，也許住個月起程。若要山水不好，轉頭就走，連舟就不停。淨在兩湖、兩廣、山、陝、浙、閩普天蓋下的地方，只要那裡有山水就去。一年是四百兩銀子，酒錢在外。給了二百兩，下欠二百兩。』若是把二百兩給你，把我們的東西搬下去，你撐船就走，就沒有你的事了。」王順連連答應說：「是了，是了。」

路彬過來問道：「智大爺，還要什麼東西？」智爺說：「還得合你借幾分鋪蓋被褥。」北俠說：「跑到船上睡覺去麼？」智爺說：「想咱們花四百兩銀子，僱一年的船，連分鋪蓋沒有，這可稱的起是個窮樂。」北俠說：「沒有你想不到的事。」智爺說：「咱們哥兩個，也得商量明白了才好呢。這一進君山，可是見幾而作，隨機應變，指東而說西，指南而說北，一句真話沒有。」北俠說：「罷了，我是一輩子不會撒謊。」智爺說：「無妨，看著我眼色行事。設若我指著正東，我說這不是正西麼，你就說正是西方庚辛金；我指著正南說是北，你就說不錯，正是北方壬癸水。你橫豎捧著我說就行了。」北俠說：「我若接不住，那可怎麼好？」智爺說：「無妨。我看得出來，你若接不住，我就接著說下去。」北俠說：「我是準不行，若要叫人看出破綻來，可別怨我。」

智爺說：「我也不準行，看展爺的造化，看國家洪福就是了。」

果到次日，吃了早飯，將行李搬在船上，二位穿好了衣服。丁二爺說：「二位哥哥多辛苦了。我聽信，若有不便，我急去。」路爺道：「有我哪！我在外面聽信，若聞凶信，必然回來報信。」

智爺與北俠出門，有路爺帶道。行至地名叫馬保峰，路爺一指正北說：「我可不住那邊去了，遇見熟人不便。」智爺說：「你往那裡去？」路爺道：「我在飛雲關底下，地名叫蚰蜒小路聽信去了。」說畢便走。智爺來到河沿一看，船隻不少，有人嚷道：「有這裡！那二位？」智爺二人由跳板上船，跳板拉在船上開船。二人艙中一看，外面水天一色，這就看見了君山。只見山上樹木森森，滿山的花朵，並且山上還有廟宇，也是遠遠的鐘聲，好一座名山勝境。怎見得？有贊為證：

有二人，用目觀，瞧山景，真好看，還有一個古廟卻在上邊。山水如畫，畫裡深山，未免得引動了二位英雄往四下觀：山連水，水依山，山水出，瀑布泉，水影之中照出了一座君山。水秀麗，把山纏，水與山連，山與水連。山中寺，寺依山，山在寺前，寺在山彎，山寺的鐘聲到耳邊，高僧隱在山洞邊。寺內的僧人望景觀山，又在水，又在水寺前。山花開放，花兒滿山。山裡花香，花映山嵐。花發山嶺，山嶺花鮮。山花清妙，花長深山。山花疊放，花又似山。花倚山峰，山峰花遍。賞花人，登山看，山中沽酒，沽酒在山。松在山上，山上松連。松和琴韻，流水高山。山兒疊，松林區。松如雲水，山寺之間。花上松枝，重上高山，山松花寺，共與水連。好一個，清幽景物天然妙，真能夠，令人觀瞻□分的爽然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